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

● 内蒙古近代史丛书

第三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

第三辑

内蒙古大学 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
内蒙古近现代史 研究所 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呼和浩特

(内蒙)新登字6号

责任编辑：戴其芳

封面设计：赵齐坤

内蒙古近代史译丛

第三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大学新技术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6.25 字数：151千

199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1015—267—X/K·36 定价：5.00元

编辑说明

内蒙古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近代蒙古史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国外,无论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角度,还是从探讨蒙古史的意义上,有不少学者对内蒙古近代史颇为注意,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著,也公布了一些重要资料。这些论著和资料对于我们研究内蒙古近代史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在我国史学界和蒙古学界,对内蒙古近代史的研究开始得较晚,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还有待于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了及时了解国外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情况,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不断地向我国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内蒙古近代史研究人员、内蒙古地方史志编纂人员、史学爱好者和广大干部群众提供参考资料,我们以《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的形式,编译国外有关内蒙古近代史方面的论著和资料,作为内蒙古近代史丛书之一,陆续出版。

在我们编译的这些论著和资料中,有些学术见解不一定正确,有的甚至涉及一些错误的政治观点,有些资料也可能不够准确,我们提请读者在参阅时要加以鉴别。同时由于我们的编译水平所限,出现一些差错、疏漏也是难以避免的,敬请读者批证指正,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

1991年12月

目 录

蒙古两旗的争端与天主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	(1)
--------------------------	-----

约瑟夫·藩·赫肯 著 米济生 译

1891 年的热河金丹道起义·····	(24)
---------------------	------

佐藤公彦 著 张植华 译 特布信 校

海山与乌泰——博格多汗政权下的漠南蒙古人·····	(59)
---------------------------	------

中见立夫 著 甘旭岚 译 乌兰 校

日本与蒙古独立运动(1912—1919)·····	(98)
---------------------------	------

罗伯特·B·韦利安特 著 格日勒 译 苏日胡 校

巴布扎布及其叛乱·····	(119)
---------------	-------

中见立夫 著 曾尔慧 译 米济生 校

诺门坎事件与西欧世界·····	(134)
-----------------	-------

阿尔凡·科克斯 著 潘昌龙 译

蒙疆农业经济(节译)·····	(152)
-----------------	-------

山田武夫、关谷阳一 著 宋雅岚 译 特布信 校

日本《现代史资料》所刊有关内蒙古地区史料·····	(185)
---------------------------	-------

金 海 编译

蒙古两旗的争端与天主教传教士 所起的作用

约瑟夫·藩·赫肯 著
米济生译

1649年满清皇帝整编蒙古各部为旗时，也就把这些部落的疆界划定了。由于疆界并非始终明确，各旗疆界争端屡起。

这些争端中，有一起是鄂托克旗与乌审旗两旗之间发生的。在这场争端中，天主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是调解和捍卫正义，这在鄂尔多斯地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认为，传教士的这一社会活动值得载入蒙古传教士史册中，本文正是为此目的而写的。

编写本文时所参考的资料来自城川、鄂托克旗、宁夏教区教会档案以及我们在这一地区留住时所做的笔记。我们惋惜的是我们本想参阅的大批有趣的文件不是落在蒙古共产党人手中，就是毁于1941年或1947年。

一、争端的起因

1. 囊素因·苏木大会(1739年)，确定疆界

1649年鄂尔多斯盟所定疆域在甘肃、陕西两省长城之北，黄河水湾内部的那一地区。该盟的七个旗中，鄂托克旗与乌审旗有着共同的疆界：自一个叫作察罕·齐拉胡图的地区到长城，自西北向东南，绵延250公里。

旗的疆域是本旗的共同财产，并无地册。地表处处呈荒凉貌。

各处很少有天然界标。为此必须堆起石堆或夯实的土堆，名叫“堆子”，以示疆界。

自 1649 年以来，各旗之间想必起过争端，因为在 1739 年 12 月，鄂尔多斯王爷在囊素因·苏木大庙举行了会议^①，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确定七旗边界。会议由钦差特使刘巴雅尔和杭锦旗旗长与鄂尔多斯盟长齐旺巴尔珠尔主持^②。

正是这一次会盟确定了鄂托克旗与乌审旗的共同疆界，而为满清政府最后确定，因此产生了争端，我们下面将要讨论。

一年以后，鄂托克旗贝勒诺伊罗布札木苏以及其他两个协理台吉（图萨拉格齐）沙格吉札木苏和袞都把这次大会有关鄂托克旗疆界的决议上报北京理藩院官员。下面我们把有关以后引起争论的主要段落翻译出来。“鄂尔多斯王爷诺伊罗布札木苏、两位大臣、贵族沙格吉札木苏与袞都联名致处理我们边界事务的理藩院官员的信。我、王爷所住的地方在西拉·布里都附近。在东北，在一个叫作察罕·齐拉胡图·柴达木翁·额齐”的地方，我们的疆域与盟长齐旺巴尔朱尔贝子以及拉西色梭贝子的疆界邻接。从那里向东南，我们有一条共同的疆界：察罕·甲达该、洪德因·阿玛、莫都图·察罕·诺尔、察罕·鄂尔基、巴彦·柴达木、木呼尔·德勒苏、阿古尔扎尔、额里因·托罗盖、翁袞·阿鲁因·玛呼·乌素、察罕·齐拉呼图、哈屯·泰呼、巴彦·德勒素、塔布囊·乌巴什因·乌素、阿玛萨尔。由那里向南，在柴恰·浩特处接上长城。^③信件然后又描述了本旗南界、西界与北界。

这封信并未提到该盟注明了 1739 年所定各旗疆界疆域图：这些疆界与诺伊罗布札木苏王爷信件所指疆界一致^④。

这一地图也为另一蒙文文件证实，即 1904 年左右制作的地图^⑤，这张地图注明了鄂托克旗与乌审旗之间的疆界，自阿呼尔札伦；鄂里因·托罗盖直到长城长 200 里（120 公里）的疆界。这一地图上指明十处边界：自北向南，阿呼尔札伦·鄂里因·托罗盖因·堆子、波罗·特格公·堆子、昂吉台因·堆子、塔本·托罗盖因·

堆子、古尔班·柴达木因·堆子、哈屯·泰呼因·堆子、呼拉呼因·齐巴干·堆子、巴彦·德勒苏因·堆子、博罗·莫屯努·堆子、何莫呼·塔布囊·乌巴什因·乌素、察罕·堆子、白音·阿呼拉与哈喇阿图因·孔德之间的阿玛萨里因·苏伯。登上白音·阿呼拉

墩山可见这些文件所指的边界呈直线形向北北西方向延伸出去，天气晴朗时，很容易看到呼拉呼与塔奔·托罗盖小山。

囊素因·苏木庙在十八世纪鄂尔多斯地图上标记特殊，仿佛位于乌审旗境内，实际上属鄂托克旗^⑥。以后这个庙被叫作哈尔噶纳图因·苏木，这名称一直保留到现在。

2. 两旗争端的起由

一个世纪以来，这两旗本来似乎尊重他们的共同疆界。其间，乌审旗有一大部分地盘让给了汉人移民^⑦。所剩地区大部分布满了沙丘，不怎么适合农牧。乌审旗居民羡慕鄂托克旗的财富与领土的广袤，那里的平原上一望无际长满了芨芨草，这是一种坚硬的草，草籽可吃。另一方面，乌审旗的居民积极好动，贪财、贪图享受，而鄂托克旗居民比较知足好静，安分守己。

十八世纪中期左右，乌审旗趁机霸占鄂托克旗一部分领土。从此因共同边界问题起了争端，一直到1937年。

这种争端的原因应当从乌审旗的贪婪中找，但是，鄂托克旗自身也给乌审旗提供了机会。

十九世纪初期，1827年，鄂托克旗建成一个大的喇嘛庙叫新乌孙召，为此，鄂托克旗借了一大笔债。此外，每年八月为了庆祝，举行带面具的跳舞仪式（察姆）还须另一笔款项，名叫塔希隆·苏伊德赫尔。到哪儿去找这些钱呢？鄂托克旗王爷索诺木喇布齐根敦向乌审旗建议在共同边界附近开发鄂托克境内一块土地，这块地可能叫塔希隆·塔里彦努地，条件是乌审旗提供建庙与每年庆贺面具舞仪式所需费用^⑧。我们对被开发的那块地叫什么不得而知，乌审旗经营这块土地有多少年也不得而知。

乌审旗巧妙利用以满足其贪婪胃口的第二个因素是鄂托克旗

的内部争端以及回教革命(1862—1872)给鄂托克旗带来的极度疲惫和察格都尔札布(1862—1881)王爷的年幼。全旗由五个大臣掌管。其中一个为札希鲁格齐·拉西纳木札勒。此人野心勃勃、积极活动，一人独揽大权，利用权势压迫王爷的臣民，肆无忌惮地发财致富。但是绝望了的人民召集了革命俱乐部(独贵龙)反抗暴君，伺机废除暴君。俱乐部中有两名成员东丸与伊达木札布详细写了状子告到盟长乌审旗王柏里格巴达拉胡处。盟长下令在鄂托克境内的鄂尔克图因·喇嘛因·苏木大庙召集一次大会。乌审旗王带了许多兵和乌审旗所有官员出席大会，官员中首席官员是协理台吉公诺彦·巴尔珠尔^⑨。人民告发拉西纳木札勒由乌审王审判。但这一权力并非总由这些官员行使。巴尔珠尔早就想扩张领土，认为时机已到，不用一枪一炮就可霸占鄂托克旗沃土一块。他用诡计说服拉西纳木札勒答应乌审旗签署一项文件，上盖鄂托克王印，这项文件规定鄂托克旗把那块塔希伦·塔里彦努地让与乌审旗，条件是宣布他无罪。柏里格巴达拉呼以盟长的身份准备好一份官方文件，鄂托克旗协理台吉托托布色棱掌印诺颜在公文上盖上了旗印。拉西纳木札勒无罪释放，而东丸与伊达木札布被判流放。

我们没有看到 1878 年这一著名的文件，我们不知道，它除了规定把塔希伦·塔里彦努地划给乌审旗外，是否还有别的规定。不管怎么说，巴尔珠尔的想法是把疆界从察罕·齐拉胡图的边界呈直线形向南推进到宁夏条梁小城老爷庙(格色尔博格达一因·苏木)。这样，他就获得 250 公里长 20—40 公里宽的一片土地。

乌审旗王爷把盖有鄂托克旗印的公文一拿到手，他就打发公楚格栋罗布去，鄂托克旗方面是协理台吉托托布色楞，建立新的标界。一支由乌审旗 80 名士兵组成的部队^⑩陪着他们。

1904 年 1 月 29 日阿尔宾巴雅尔的信上说，他们先是换边界标从阿呼尔札伦·鄂里因·托罗盖一直到博罗·托罗盖之西北总共建了七处界标^⑪。但是根据宁夏教区教堂档案中所藏地图，1878 年立了八个新界标，名称如下：

[1]叫作新波司哈克散·阿呼尔札伦·鄂里因·托罗盖的鄂博嘎图·托罗盖(50 里左右)

[2]新波司哈克散·楚固里因·鄂希(30 里左右)

[3]叫作新波司哈克散·小翁衮尼·阿鲁因·马古·乌素的乌何尔泰(50 里左右)

[4]叫作新波司哈格散·察罕·齐拉古图的道尔基王札勒因·鄂博嘎(60 里左右)

[5]叫作新波司哈格散·古尔班·柴达本的杭盖因·托古里木(50 里左右)

[6]叫作新波司哈格散·哈屯·太后的伊克·柴达木(50 里左右)

[7]新波司哈格散·齐巴干·堆子·呼和·托罗盖(40 里左右)

[8]新波司哈格散·巴彦·德列苏因·堆子。为了证明他对从鄂托克旗手中夺来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乌审旗王爷让他的官员交纳租税。

简而言之,鄂托克旗与乌审旗两旗之间的争端起由就是这样,在这场争端中,天主教教士起着保卫正义、传播和平种子的作用。

二、满清帝国时期天主教士保卫鄂托克旗的权利

1. 鄂托克旗天主教会的建立

有四个天主教传教士^⑫决意要在鄂托克旗建立传教会,于 1875 年 2 月来到鄂托克王察格杜尔札布王府。王爷年幼尚在监护下,传教士从“五位金肯”那里获准住于城川平原上。(鄂托克旗南部),获准让愿作基督徒的蒙古人种植土地^⑬。他们在这—平原的南部一个叫作苏巴格因·鄂希的地方建立教会。有若干家很快住在这—教会周围,为了从教会那里领取生活救济品和牲畜。因为反叛的伊斯兰教徒从 1868 年到 1872 年连年抢劫,把鄂尔多斯内蒙

古人严重地搜括穷了，又加上 1877 年——1978 年间的大饥荒，使他们一贫如洗^④。

传教士们 1878 年趁着下春雨的时机，为了拯救改信天主教的蒙古人摆脱一年来折磨他们的饥馑，强制他们在察罕·哈图古、察罕·喇嘛因·苏木因·哈图古的土地上以及博罗·托罗盖肥美土地上种植庄稼。在这一地区，除了蒙古人外，传教士们还允许七户汉民来住。鄂托克旗土地开垦受到负责汉民开垦鄂托克旗土地的官员（札尔古齐）拉德纳的口头表扬^⑤。

2. 与乌审旗官员的第一次冲突（1878 年）

城川平原上的首茬庄稼丰收，蒙古基督教徒以及博罗·托罗盖的那七户汉人庆贺他们不再挨饿了。这一年的八月突然有一支由 80 人组成的乌审旗部队，由公楚格栋罗布札希鲁格齐率领，出现在城川平原上，正好在旧城遗址之北。当时这支部队正好在从乌审旗抢来的那块地界上竖立新的界标。看见平原的东南部有一队马，人们问是谁的。回答是：“外乡人的”。回答完以后，他们并未继续向南直走，而是取斜道向东而去，沿着平原北部沙丘边缘来到了博罗·托罗盖。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七户汉人，这七户汉人是得到天主教会允许在博罗·托罗盖种地的，当时他们正在他们的谷子地干活。

从乌审旗的观点看，那七户汉人有错。他们被这个旗的官员召去，官员通知他们不得种植“乌审旗的土地”。于是那七户汉人向教会（相距 10 公里）跑去，把乌审旗人不准他们种地的禁令告诉了神父。维尔林登神父立即去见乌审旗官员，向他们陈述，说 1875 年他获得鄂托克王爷允许在这个平原上住下种地，这块土地属鄂托克旗，乌审旗人根本无权发布禁令，也无权命令任何人。乌审旗官员害怕天主教士向上告发他们，再也不敢移动塔布囊·乌巴西因·乌索即博罗·莫顿·堆子或阿玛萨里因·苏伯即察罕·堆子的界标，从这也就看出他们对鄂托克人的强盗行径。

维尔林登神父的出面干涉是对乌审旗人霸占鄂托克旗土地仅

有的一次反抗。这次干涉成为乌审旗图谋霸占博罗·托罗盖肥沃土地,反对天主教传教士激烈斗争的起点。他们以正义和勇气为唯一武器捍卫鄂托克旗无可争辩的权利。传教士出面也有保卫自身的原因。假定乌审旗得以建立一条新边界,这条边界从呼和·托罗盖的界标一直到宁条梁,中间通过古老的城川城镇遗址,那么苏巴格因·鄂希教堂、所有改宗天主的蒙古人以及博罗·托罗盖下了种的土地必然划归乌审旗领土,而这一旗的高级官员像巴尔珠尔、公楚格栋罗布、丹巴林(都拉勒)以及其他曾发誓要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国传教士住在他们旗内。1877年,就是上述这些人残酷地迫害基督教徒,破坏纳磷·谷勒的教会^①。城川的教会受到了威胁,因此传教士挺身而出。

3、正当权利首次获胜(1884年)

1878年9月,乌审旗负责向种地的汉人(胡比亚力)与蒙人(昌齐因)征税的汉人又在博罗·托罗盖出现。但那七户汉人早已把庄稼收回,向南躲进了汉人住的地区。种地的蒙古人向乌审旗交了税。第二年,那七户汉人不敢再来了,只剩下若干蒙古基督徒在博罗·托罗盖种地。到了秋天,他们再次向乌审旗官员交税,这些官员的行为似乎表明这些土地仿佛真的属于他们旗。鄂托克王仍然年幼,不敢对强大的邻居对他领土的蚕食提出抗议。

天主教会再次出面替弱者说话。

斯特纳科尔斯神父是这一插曲的主要人物,因为他支持向乌审旗斗争,也是他首次为软弱的鄂托克旗取得了胜利。

乌审旗首先打出争端的信号。1880年春,他们禁止蒙古基督徒再种博罗·托罗盖的土地。这种禁令无疑是对蒙古基督徒生存的威胁。传教会必须迅速反应作出有力的行动,否则就要灭亡。斯特纳科尔斯神父取得鄂托克旗官员拉德纳的许可,派了三十名汉人以天主教会的名义去博罗·托罗盖种地。但乌审旗官员听说有这么多人来到,再次出现在博罗·托罗盖,阻止汉人的活动。这些汉人躲在传教士身后,仿佛这样做才合适,而让那些官员跟斯特

内科尔斯神父交涉。神父极力为自己辩护并扬言如果他们不停止他们的蚕食行为，那他就要“把乌审旗蛮不讲理的行为告到满清皇家法院”^⑮。乌审旗的官员们只得两手空空，扫兴而去。庄稼出苗，长势很好。此时此刻，拉德纳本来应向鄂托克旗要种庄稼的税的，但是他们没敢来。乌审旗的官员们即刻赶来向汉人要一部分庄稼（胡比亚力）。由于这些汉人只是传教会雇佣的工人，他们便只好找教会。找到教会，传教士拒不交税。他写道：“如向乌审王交纳这笔税，那就等于我们承认这位王爷是这块土地的合法主人！”1881年那些官僚碰到同样的钉子。

传教士对这种恶作剧感到厌倦，情愿让鄂托克王爷每年接受基督徒为了种这块地而交的税。鄂托克王府同意，从1882年起，城川的传教会每年交一匹马为了使用城川的土地，一匹两岁的马驹为了使用察罕·哈图古与察罕·喇嘛因·苏木因·哈图古的土地。自此，乌审旗官员不再在博罗·托罗盖露面了。斯特纳科尔斯写道：“我庆幸这么轻易地从我们的鄂托克朋友手里，从侵占别人土地的那些人手里获得这块土地”^⑯。

4. 宁条梁大案(1884)

但巴尔珠尔与他的官员并不认输。他依仗他在满清帝国官僚界有多种关系，以为可以传讯斯特纳科尔斯神父，让他在三堂会上受审，以制服他的反抗。1884年，这位传教士被传讯到宁条梁三堂会上接受鄂托克王与宁夏布员（译音）^⑰的控告。

斯特纳科尔斯神父在其鄂尔多斯传教会历史性记述（发表于上面引的《中国与刚果之传教会》）中描写过这一案情。而对那三位法官与几百个参加审判会的好奇者，他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博罗·托罗盖的那些土地属于鄂托克王，而且天主教会向鄂托克王交纳因种他的地该交的所有税金。那三位法官眼见鄂托克行使自己权力的物证便发表庄严的文告结束了这一案子。文告说：“天主教会可继续种植博罗·托罗盖的土地，条件是向鄂托克王交纳税金。”这样，乌审旗对这片土地所强求的所有权公开地被就它要求

召集的法庭上的法官当众否定了。

多亏天主教会主教會的干预，鄂托克旗的权利再次取得胜利。

三、1900 年混乱后天主教会出面调停

自宁条梁大案的法官(1884)庄严宣布鄂托克王对博罗·托罗盖土地拥有所有权以来，乌审旗有十年左右不再作吞食这块土地的尝试了。但他们的野心不死。1900 年动乱之后，鄂托克旗、博罗·托罗盖的天主教会为一方，乌审旗为另一方，双方又起新的争端，很快展开了斗争，引起一场大的案子，结局是鄂托克旗与传教会再次取得胜利。

1. 鄂托克旗把三个界标让与天主教会(1901——1903)

1901 年 7 月 19 日，鄂托克旗把图古黑·托古里木一直到该旗东界即直到阿玛萨里因·苏伯连同包括察罕·堆子界标在内的土地卖与天主教会^②。两年以后，1903 年 4 月 2 日，这一旗把城川一直到与乌审旗有共同疆界的平原出让给城川天主教会，在这一平原上原来有塔布囊·乌巴什因·乌素(博罗·莫顿·堆子)与巴彦·察罕·德勒素因·堆子的旧界标^③卖给教会的那片土地的边界沿 1739 年的旧边界一直到叫作哈尔噶纳格翁·堆子界标的沙丘。

鄂托克旗通过这场买卖把乌审旗吞并这块土地的野心挫败了。但乌审旗决不轻易放过它本可以依仗协理台吉巴尔珠尔的权势得以霸占的这块土地。巴尔珠尔去世虽已有六载，但他最小的弟弟托因·拉格巴札木散取得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乌审旗最能干、最有权势的人。与他的哥哥一样，他对乌审旗的伟大与强盛满怀激情。任何地方他都是公开或至少是秘密地为了乌审旗的利益开展的人民运动的首领，对乌审旗的对手进行打击的领袖。

2. 乌审旗蒙古人的激烈示威

鄂托克旗与天主教会很快获悉一个坏消息：乌审旗丝毫不放

弃它对博罗·托罗盖那块土地的野心。1903年7月,一支由20人左右组成的队伍,在索德诺木亚尔丕勒的带领下,来打翻锡拉·乌素河左岸附近巴彦·察罕·德勒苏的界标。另有两个官员在他们仆人的陪同下霸占了鄂托克旗贵族贺希格图梅林的财产,这位贵族曾参与出卖这一界标的活动。城川天主教会立即向鄂托克旗摄政者们控告发索德诺木亚尔丕勒的强盗行径。这两位官员说鄂托克旗把属于乌审旗的土地卖给天主教会。鄂托克旗摄政者们回答说,1878年,鄂托克旗允许移动十个界标中的七个界标,但现在卖与天主教会的那三个界标,即巴彦·德勒苏、塔布囊·乌巴什因·乌素与阿玛萨里因·苏柏,还是鄂托克旗所有,如1878年以前一样,这些地方由他的官员守卫,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向天主教会出卖过属于乌审旗的土地^②。鄂托克旗与天主教会在共同敌人的打击下携起手来保卫他们共同的利益。他们一块在盟长、杭锦旗王爷阿尔宾巴雅尔法庭面前告发乌审旗侵吞土地的行径。盟长答应在11月21日去鄂托克旗在哈尔噶纳图因·苏木庙(以前的囊素因·苏木)召开一次大会,会上要邀请天主教会、鄂托克旗诸摄政王与乌审旗官员。同时,他责成鄂托克旗准备为参加大会的人用的塔本·萨嘎里即砖茶、肉、面、粉、糖、油等。一切均由鄂托克旗人无偿供应。

3. 第一次哈尔噶纳图因·苏木庙大会

这次大会于1904年1月4日召开。杭锦旗有两名代表参加:一名札尔古齐·巴彦道尔基与一个叫作墨尔根的人;乌审旗方面参加的有奥其尔与甲兰卡尔玛德力格尔;鄂托克旗方面参加的有:管旗章京札吉鲁格齐,乌力吉巴图(博罗),天主教会方面参加的有:维伦努格、马什德力格尔、绰克都固棱、班札尔与沙拉诺尔代。

这次大会的任务不仅是把索德诺木亚尔丕勒1903年打翻的巴彦·德勒苏界标重新立起而且主要是让鄂托克旗收回1878年乌审旗占领了的土地并恢复1739年的界标。

乌审旗官员和乌审旗人对这次大会的结局不抱任何幻想,大

会结局是对鄂托克权利的承认,对天主教会权利的承认,谴责乌审旗。乌审旗人决计不惜任何代价决不让步,诉诸武力。乌审旗王的400 臣民聚集在哈尔噶纳图因·苏木庙附近威胁参加大会的代表……但乌审旗人的威胁对大会的讨论毫无影响,相反却向对乌审旗不利的方向发展。奥其尔与卡尔玛德力格尔这两名乌审旗代表秘密向400 名示威者传递消息。次日夜里,示威者闯入喇嘛庙用武力带走他们的两名代表,夺走了鄂托克旗人辛辛苦苦凑起的食物。夜里,他们吵吵嚷嚷地离开,还向鄂托克人喊叫:“鄂托克人与洋鬼子勾结,为的是抢夺乌审旗土地。我们要砸碎鄂托克人,让风把他们刮走就像尘土一样。”

4. 第二次哈尔噶纳图因·苏木庙大会

乌审旗对鄂托克旗的侮辱更坚定了鄂托克旗收复失地的决心。向杭锦旗王盟长阿尔宾巴雅尔再次告状。盟长下令在哈尔噶纳图因·苏木再次召开大会,责成乌审旗为大会准备塔本·萨嘎里。这次主持大会的是来自绥远城将军的代表札拉风阿。

大会果然在同年五月召开,仍然由上次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会期很短。札拉风阿强令按法律解决:重建巴廷·德勒苏界标^②。乌审旗交还自1878 年以来强占鄂托克旗的土地,重建1739 年界标。

乌审旗人拒不服从这次哈尔噶纳图大会决议。乌审旗代表索德诺木亚尔丕勒在天主教会代表们的陪同下骑马穿过城川平原,向巴彦·德勒苏界标走去,此时,乌审旗有200 臣民藏在平原北沙丘上,准备劫持他们的代表以阻挠重建旧界标。杭锦旗、鄂托克旗的代表以及城川的许多基督徒聚集在一个叫作索诺木翁·号古来的地方。乌审旗那200 名蒙古人从沙丘山冲向平原,喊道:“我们寸土不让!”鄂托克旗代表威胁要捆绑亚尔丕勒。亚尔丕勒逃脱了。他藏在一个叫作哈尔塔尔·巴苏的人的窑里,被发现,被带到应该立界标的地方。他拒不举行仪式:喂奶食品(奶子或马乳酒或脱掉奶油的整奶子)。鄂托克旗的两个代表拽着亚尔丕勒的胡子,还有一个人把他的手指塞进马奶酒杯,又用这种饮料涂抹亚尔丕勒

紧闭的双唇。仪式算举行完了，界标立在锡拉·乌孙河左岸。这是1904年5月20日的事。

大会的第二件事更为重要。鄂托克旗与乌审旗代表必须从巴彦·德勒素向北走去才能重建1739年界标。乌审旗人本该让步重建巴彦·德勒素界标，但他们执意拒绝归还1878年抢自鄂托克旗的土地。两个旗的代表聚集在博罗·托罗盖山丘脚下栋罗布色楞家。“乌审旗文人与著名歌者”贺什格巴图^{②⑦}得到同胞们的命令与来重建旧界标的代表们周旋，一直等到乌审旗人迅速有力的行动准备就绪，贺希格巴图坐在土坑的正中，四周是鄂托克旗与乌审旗的官员，以永不枯竭的兴致编唱着讽刺诗歌。他周围的蒙古人笑得前仰后合，把一切置之脑后，突然有200名乌审旗人闯入屋内，劫走了乌审旗代表，辱骂着吓呆了的鄂托克官员回返乌审旗。

在五个月的谈判与冒险后，只有天主教会赢得自己的权利。

5. 乌审旗再次进击，天主教士们再次为鄂托克旗出面说话——贻谷与鄂托克旗的土地争执

正如别处所述^{②⑧}，贻谷既是理藩院秘书，又是绥远城将军，他想让鄂尔多斯诸王把他们多余的土地出卖给他，或至少允许汉人开垦种植。蒙古人既然不能断然拒绝这一禁令，只好勉强同意。

乌审旗协理台吉绰克图奥齐尔与其叔拉格巴札木散托因急忙向贻谷推荐1878年以来乌审旗所占的那些鄂托克土地^{②⑨}。

住在这一地区的鄂托克王爷的臣民二十五年以来一直受乌审旗人压迫，宁愿忍受这种压迫，也不愿要汉人统治。因为一旦把汉人引进，最后汉人总会把蒙古人挤出去。为了阻止把土地出卖给汉人，他们恳求天主教会为他们在贻谷将军面前说情^{③①}。

鄂托克王喀尔赞鲁尔玛汪札尔札木苏年幼时，由五个摄政王掌管旗行政事务，很快他们也来恳求天主教士们保护他们以对付贻谷及与之相勾结的绰克图奥其尔与拉格巴札木散^{③②}的入侵计划。将军的两名代表果然巡视了乌审旗，还有上述两名贵族陪同，他们一起看了乌审旗占的可耕地。他们到了杭盖因·托古里木，量